

语言与文化：对外汉语教学应该教什么

——第 20 届 ACPSS 会议研讨引发的思索

任杰慧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永川, 402160)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与文化; 20 届 ACPSS 会议

[摘要] 文章从第 20 届 ACPSS 会议研讨引发的一次争议谈起, 探讨了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论证了二者为什么要统一以及怎样统一。文章认为, 在教学中, 应根据教学对象的水平 and 需求来进行文化的导入; 具体方法上, 可以在字词句教学中融入文化, 在经典著作中理解文化, 在传统活动中感受文化, 在娱乐中体会文化。对一个优秀的对外汉语老师来说, 做到在日常教学中渗入文化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0. 引言

2014 年 10 月, 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 (ACPSS) 第 20 届国际会议在美国布法罗 (BUFFLO) 举行。会议研讨期间, 一个争议引发了我的思索。美国的一位华人教授尖锐指出, 如果对外汉语只教了外国学生口语, 学生会说中文了, 却对中国文化不了解, 在中国的语境下, 有时会面临尴尬或不知所措。这位教授还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接待外国客人, 中国人会请外国人喝水 (或茶), 老外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说不喝, 但中国人出于礼貌, 却一再请人喝。双方都觉得有理: 我不渴, 所以不喝; 我让你喝, 是因为这样才显得我好客。因此他认为, 对外汉语应该要有意识地“教文化”。而另一位来自布法罗 (BUFFLO) 孔子学院 (对外汉语教学) 的老师则认为, 文化不是教的。她还举自己学英语的例子解释说, 当时的外教老师也没单教过文化, 但你从他的言谈举止中能感受到。她还用肢体语言表现当时外国语大学里学法语、英语、日语的同学的不同: 同样是中国人, 似乎学了不同的语言就变得很不一样。而现在在美国, 她认为每个对外汉语老师都代表中国文化。所以文化不是教的, 是潜移默化的。不难发现,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 文化是不是要依靠“教”来习得。这个争论实质上已经涉及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二者究竟是统一的还是割裂开来的。事实上,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社会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学者们关注和争论的一个话题。那么,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又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

1.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学界，有关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有两种观点的存在。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决定文化。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是这种论断的典型代表，即语言不同，思维模式就不同。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又分为强式和弱式两种，强式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既而影响文化；而弱式则认为，语言只是影响了人们的认知思维方式，而并非完全决定思维。语言对世界的描写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观察，因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经验理解也不相同。也就是说，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有不同的语言概念框架体系，因而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世界观和文化模式。沃尔夫认为，语言不是以反映客观现实为内容的，而是一个用来组织经验的概念体系。它迫使人们接受一定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Whorf, 1956: 252）。这种观点带有语言本体论色彩，认为语言的存在优先于其认知的客观，这似乎可以在学习第二语言时找到佐证。比如由于不同语言的概念分类体系，人们有时很难为另一语言的词汇在母语中找到对应的概念去诠释。曾玲通过对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在词汇、语法等方面检测的介绍，认为语言对思维有绝对影响（曾玲，2011（2）：151-152）。高儒倩在认可萨皮尔-沃尔夫弱式假说中语言影响思维的观点基础上，提出习得第二语言就应该建立第二语言思维的假设。作者认为，在母语思维环境下，不能真正习得第二语言，除非建立第二语言的思维。而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引导学习者建立第二语言思维（高儒倩，2012：405-409）。还有研究者认为，亚洲人数学好，和亚洲的数字语言发言短有关；用天倒计时比用年月计算更有紧迫感，可以促使人更早地努力，这可能也是很多中学在教室前面写上“离高考还有多少多少天”的原因吧。这些都反映了语言对人思维的影响。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语言反映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语言是人类遵照自组织规律对自身和周围事物及其各种联系，运用信息进行秩序创造并共享其意义的象征体系^①。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具有信息编码的自我生产能力，并具有共享性和传播性。语言既是一种文化，就必然受到社会发展、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文化传承、社会阶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各个民族、族群或国家的特有语言外，还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表现出形式多样的语言类型，如仪式语言、社会语言、政治语言、艺术语言等。这也是语言多样性的表现。如古代中国的甲骨文，少数民族纳西文字，水书等属于仪式语言，这是特定年代和民族性所形成的语言类型；地域性方言，黑话，黄色语言等则属于社会语言，是受特殊的地理环境、社会阶层等影响所形成的特定语言。比如小说《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为了打入土匪“虎穴”，曾专门“学习”过黑话。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在语言中有所投影，这种观点在我国具有更广泛的接受度，很多学者都持这种观点，

^① 此概念是清华大学教授张小军所述。

并用实例来证明。吴潜龙认为，语言反映了历史文化，澳大利亚英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大利亚历史，表现了澳大利亚文化。如澳大利亚居民最早是来自英国的囚犯，所以英语中有许多与囚犯有关的词汇。如canary（来自囚犯所穿的黑黄相间衣服）等。因此，在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学语言，还要学习澳大利亚的历史知识，因为历史文化知识可以促进语言的学习（吴潜龙，2007（1）：75-79）。胡秋香以“汤”和“鱼文化”为例，探讨了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汤”与日本是个岛国，多火山温泉有关；而“鱼文化”则是其生活与“鱼”密不可分关系的体现（胡秋香，2007（9）：85-86）。这种特殊性或说独特语言的形成，与这个民族或国家特殊的国情有关，是其地理环境、历史渊源、经济发展等多层因素的影响的结果。所以说，只有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更好地学习好这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

“狼孩”的故事似乎对以上两种观点都有所涉及。据报道，世界上已知由狼哺育长大的孩子有10多个，但他们回归人类社会后并不能再完全学会人类的语言。一方面似乎佐证了语言的生理性或生物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后天的教育与文化熏陶对语言形成的决定性影响。1959年，两位神经学专家 Wilder Penfield 和 Lamar Roberts 就提出人类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是在十岁之前（Penfield, Roberts, 1959），因为这个时期人类大脑具有较强的可塑性。1967年，Eric Lenneberg 提出“关键期假设”（Lenneberg, 1967），即母语的习得必须在幼年到青春期间进行，大约2-12岁。如果没有在这个“关键期”阶段接受语言的输入，之后就很难再完整地掌握一门语言。“关键期假设”如果成立，那么就证明语言有其生物性基础，不是只靠后天的影响就能完全获得。目前关于第二语言的习得和年龄是否有关的讨论，和这个假说也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涉及到教学中的方法问题，即针对不同年龄的学习者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到底是语言决定思维还是语言反映文化，目前在学界虽没有统一的观点，但大家都不否认语言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认知而言，很难将二者分开，因此，它们的有机结合是学习好语言的条件。

2. 怎样在语言教学中融入文化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认为，由于某一文化的语言是这一文化最突出的创造，因而语言是打开一个民族文化大门的钥匙，它对了解一种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博厄斯，2005: 10）。既然二者密不可分，那么在对外语言教学中导入文化的因素就是共识，对外汉语也不例外。但是，导入什么样的文化内容和怎样导入，也就是对外汉语教学要教什么，怎么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2. 1 教什么：导入文化内容的原则

文化内容的导入，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分水平进行文化融入的教学；二是分需求进行语言文化教学。

2. 1. 1 分水平进行文化融入的教学。

学生的语言水平不同，教学中对文化融入的深度和广度也要不同，要根据不同学生的汉语水平适时、适量地进行融入。在基础阶段，由于以培养学生基本交流、交际为目的，更多的是生活场景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交流。因此这一阶段的教学更应注意习俗文化的融入。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基本的风俗习惯和忌讳等，不了解或不知道，常常会带来交流上的困难和障碍，因此也是语言教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侄子3岁时随兄嫂移民英国，14岁那年暑期回来的时候就“遭遇”到一件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的“文化震惊”的小事件，让我们大家觉得既好笑又无奈。朋友在给他们接风的晚宴上，热情地给侄子夹菜，可是侄子却一口都吃不下去，无论嫂子如何使眼色，朋友如何催促，他就是不肯动筷。事后侄子是这么描述给他夹菜的叔叔的：“He washed the chopsticks in his mouth and took food for me.”这个故事与上文的“喝水强迫喝”具有实质上的相似性：都是由于不了解文化而引起的行为上的不适应或说冲突。由此看来，作为交流交际的语言只有插上文化的翅膀才能翱翔的更远。这让我想到了自己刚到美国时所遇到的几件事。一次和朋友去一家大商场购物，结帐的时候营业员问我要不要“gift receipt”，我当时一片茫然，不知所措。朋友及时帮我解了围，并告诉我，有人买东西是送人的，害怕不合适，会把收据放在礼物里，这样如果不合适可以去调换，我是自己买给自己就不需要了。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很少会有人把发票放在礼物中送人的，这样会让收礼物的人感觉很不舒服。由于不了解美国文化，我对语言的反映也稍嫌迟钝。

其实，学习英语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一个在美国上高中的学生谈到这样一件事。他说，在他刚到美国的时候，碰到同学有困难，他会热情地问：“Do you need my help?”，得到的却是同学奇怪的表情和否定的回答。他当时还有些纳闷，感觉同学对他的帮助无动于衷，甚至有些排斥。后来在美国待的久了，他明白了是自己的问话有问题。在美国这个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的社会，个人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就等于否定了他的能力，而如果改用“Can I help you?”，那他们则很容易接受，也会很感谢你所提供的帮助。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不是语言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没有长时间文化的浸润与熏陶往往不容易发现，而对外语教师的责任则是要把这种差异提前告知学生，不让他们走弯路。

在中级阶段，随着语言基本交流问题的解决，可以融入更多的文化因素以提

高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如对著名电影电视及流行歌曲等的观看和学习，历史上和现当代著名小说的介绍和阅读，时政和热点问题的了解等。这些是日常深入交谈的前题和引子，也是语言能力的一种表现。其实我们学习英语也是如此。记得在美国时，有一次到朋友家聚会，朋友的小女儿拿着气球，嚷嚷着要“Cinderalla”的那个，我仔细看了看了气球上的图案，不知道她要哪一个。朋友急忙告诉我，她要灰姑娘的那个气球。我这才恍然大悟，灰姑娘就叫“Cinderalla”呀，只不过翻译成中文时译成了“灰姑娘”，以至于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灰姑娘叫什么了。朋友是博士毕业后才来到美国的，对中美文化都有了解才能帮我翻译，就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不知道“灰姑娘”是谁。没有两种文化的熏陶和浸润，想在两种语言的转化中运用自如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还有一次我从图书馆借来电影“Cast away”，在美国上高中的儿子告诉我，这部电影在美国很有名，特别是里面的人物“Wilson”。我忙问，“Wilson”是谁，儿子笑而不答。看完电影才知道，“Wilson”只不过是一个画在球上的“人”，但“他”代表了希望，是希望的象征。因为在荒岛上，他一直是主人公心灵的依托，主人公每天和他说话，是主人公四年多的心灵陪伴者。这样的例子还比如美国著名电视剧《老友记》中提到的“Benjamin Button”，如果没看过《Benjamin Button》这部电影就无法理解剧中台词。“Benjamin Button”这部意义深刻，影响深远的电影，通过主人公“Benjamin Button”倒生长故事促使我们更多地去思考关于战争和人生问题。不了解，别人在谈论这个名字时你就会不知所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是学习语言时经常遇到的事，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也同样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语言老师会经常告诉学生，要想深入理解一门语言，必须了解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当然，这个文化的范围很广，既有历史传统方面的，也包括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流行语、时尚、社会现象、热点事件等。没有这些的广泛了解，交流中难免会出现不理解和不畅达的现象。

而在高级阶段，则可以适当介绍一些有关中国哲学、历史、古代文学等比较深奥的知识。哲学知识也分比较通俗和高深一些的，比如“风水”知识，既属于中国风俗，也属于中国哲学范畴，介绍时分阶段可深可浅。高级阶段的学习，一般是比较专业的学习了。可根据所选专业进行适当选择。

因此，在具体教学中，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接受能力进行文化的拓展，才能有效地控制课堂，掌握好对文化讲解的延伸程度。

2. 1. 2 分需求进行语言文化教学。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汉语学习需求。可以根据他们学习目的的不同，进行相应的文化导入。在美国中文学校带课时我发现，上中文课的孩子一方面是为了考试，

比如申请好大学时需要的 AP 成绩。特别是对一些华裔孩子来说，考一个 AP 中文较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今后的发展，给自己多一个选择的机会。一个移民美国多年的华人教授说，会说英语的人很多，会说汉语的也很多，但同时能熟练运用两门语言的人却并不多。他的女儿是二代移民，成长在美国，由于他很重视女儿的中文学习，女儿大学毕业后得以进入一家世界知名企业，负责中国区的工作。可以说，中文给了她工作的机会。而对于一些成人学习者，除了专业的学习，大多有以下几个原因：做生意，到中国旅游或工作，喜爱中国文化等。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而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也让世界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市场。与中国的经济往来，让很多人有了学习汉语的动力。这种情况在中国境内也很常见。我曾碰到一个从非洲到中国来做生意的商人，由于每次都要花很多钱找翻译，他的父亲决定让他学习汉语，一是为了节省钱，二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做生意。在中国，除了留学生，还有一部分人纯粹是为了交流交际。比如在北京，有很多国外的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人到了中国后，迫切希望学习中文，以满足日常生活的简单交流。因此，根据需求的不同，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文化的延伸拓展就要有针对性。

总之，无论是根据水平还是需求，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一定要有针对性。我在布法罗做访问学者时，当地的中文学校使用的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编写的《中文》教材，这是专为欧美地区周末制中文学校的华裔小学生学习中文而设计的。这里面已经包括了对学习者语言水平、教学对象、学习需求的综合考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该延伸什么，怎样延伸，延伸到何种深度和广度，这些在某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对外汉语老师的专业素养。

2. 2 怎么教：导入文化的具体方法

在具体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又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或者说怎么来进行语言融入文化的教学呢？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有所论述。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可供借鉴。

2. 2. 1 在字词句教学中融入文化。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虽然学界一直没有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的不外乎字词句文章。看似简单，其实正是这些字词句文章中承载着文化。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总是有意识地在字词教学及语言教学中渗入文化讲解，事实上有些讲解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在第一节课的自我介绍中我就提到，中国人名和英语国家的人名不同，是姓在前，名在后。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姓的历史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中国人自古重视孝道，把姓放在前面，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同时也

是宗族制度的表现。男性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姓”决定着血缘和宗族，从而决定着经济和地位。这种讲解和延伸并不是固定的，对于语言水平较低的学生，只让他们了解中国姓氏的写法即可，高水平的学生可以较多讲解。由于中文学校的华裔较多，普遍听力较好，所以可以进行多一些的文化拓展。这种延伸还会引起他们对自己姓氏的好奇，增加趣味性。还比如中文的问候语“你好”和“您好”。虽然现代社会对它们的区分已不十分明显，但在正式场合和对一些重要人物或德高望重之人，“您好”的使用是一种尊重的体现和必需。对外汉语要讲清“你好”和“您好”的区别，就必须讲文化，这一点毋庸置疑。我认为单纯地讲字词句子，从教学方法和效果来看，一方面是会比较枯燥，另一方面则会由于缺乏内在对文化的了解，学生理解起来会比较吃力，也不容易记住。在教色彩词时，我会把颜色与文化联系起来讲解。如黄色与色情的关系，中国人常说的“黄段子”“黄色小说”“扫黄”等，已脱离字词单纯的含义，进入文化意义。不明白这一点，日常交流也会理解不了。1997年的春晚，黄宏和巩汉林的小品《鞋钉》中就有一句：“扫黄不归我管。”但黄色在古代又是皇亲们才能使用的颜色，代表着高贵和权力，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僭越的。这在语言中也有所体现。如“黄袍加身”就是做了皇帝的意义。冯彩燕曾就汉语中的“黄色”与英语中的“Yellow”文化内涵进行过较为详细的对比（冯彩燕，2009（2）：108-109）。再比如绿色，本身并无特点，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绿帽子”则使它具有了特定含义，外国人不知道当然会闹笑话。在中国，男人们是绝不会买个绿颜色的帽子戴的，但在越南，绿色帽子是男士们的爱物，特别是像头盔一样的绿色帽子非常流行。据说它象征着帽子的主人是爱党爱国的英雄，这和越南战争频繁的国情有关。所以从这点讲，语言是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反映和表现。由于文化不同，因而也呈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和社会意义。

此外，语言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新的发展和改变，如“小姐”一词的转义，“春运”一词的新出现等。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语言，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因此而具有历史性、地域性、阶段性、时效性等特征，而不会一成不变。这也是教学中值得注意和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

那么，怎样解决上文中“喝水强迫喝”的问题呢？其实还是要在日常教学中不忘融入文化。我们假设这是一段情境对话，到一个中国人家里，主人问你喝不喝水。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教材，二是教学。教材里对它的描述一般比较简单，无非是“好的，谢谢。”或“不用了，我不渴。谢谢。”而不会涉及更深问题。这时就需要老师在教学中不能照本宣科，为教而教，而是要把中国人的一般反应告诉学生：中国人比较好客，即使你已说了不喝，他或许还会劝你喝，因为这样才显得他热情。说到底，这依然是文化问题。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待人

接物以礼为重。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实这种教学中的文化穿插教师应熟练掌握，把它作为教学的一部分。其他还如在教学“你喜欢吃中国菜吗”，就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和现代餐桌礼仪中的文化常识介绍一下，就不至于出现象“喝水强迫喝”这类由于文化隔膜而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2. 2. 2 在经典著作中理解文化。

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L.R.Palmer）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Palmer, 1983: 139）语言承载着文化，而文化的学习又必然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及处世哲学，进而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大多数人天赋的巨大可塑性，而被塑造成了他们文化所要求的那种形式（本尼迪克特，1987: 241）。一个国家的古代经典著作往往承载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会变成一种思维模式潜移默化影响这个民族的人。

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CUNY Brooklyn College)的黄永钢教授提到他在汉语教学中的例子。在他教过中国经典读物《易经》后，一位学生写道：“‘制服大地’，这就是我们西方人的宇宙宿命。利用和消费所有的植物，掌握控制所有的生物，多生人口直到我们的数量控制了整个地球……西方文化中有一种想当然的自以为是世界主人的意识，这种思想同天地为阴阳的思想系统完全不是一回事。……以前看世界，人总是作为自然的对立面而存在。而学了《易经》，才了解天、地、人的和谐。”

另一位学生写道：“美国人烂熟于故事中的教诲不超过生活常识这种常规写法。读一个中国的文学作品，就会发现意义之后还有意义，都含有一个伦理观念让人从字里行间去领会，这需要我这样的另外一个文化的读者进行分析性思考后才能发现。两种文学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明显了。……我庆幸上了这门课，这门课引导我认识了另外一个文化，给了我一些将会影响我一生的价值观。”^①

可见，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目前很多美国大学都设置了汉语教学课程，教材也以华夏经典为主。以 Edward L. Shaughnessy 主编的教材 *China: Empire and Civilization* 为例，全书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分，15 个章节。涉及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风土人物，宗教信仰，发明创造，文化艺术等，包括儒、道、佛的介绍，风水占卜灵魂的介绍、中医的介绍，青铜玉器等文物的介绍等（Shaughnessy, 2000）。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着教材选择的问题，现在市面上的对外汉语教材尽管不少，但还是面临着更新和实用性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新的、具有时代性的教材应该挖掘。怎样选择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怎样编写出实用贴切、代表当代中国人精神风貌的优秀教材是值得我們考

^① 感谢黄永钢教授提供的材料。

虑的问题。

2. 2. 3 在传统活动中感受文化。

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虽是语言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但他也认为,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而文化就是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Sapir, 1985: 186)。简言之,一切风俗习惯、人情世故都属于文化。目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剪纸、学太极拳、编中国结等活动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但问题是,外国学生对这些活动了解多少?你又想让外国学生在这些活动中了解中国文化的什么?如果只是活跃课堂气氛,纯粹为了玩,那它的意义就不大。而如果能“寓文化于乐”则会一举两得。还比如,在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元宵节时,可举办相应的活动:包饺子,包粽子,包汤圆,吃月饼等活动,在活动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但老师们一定不要忘记在活动前要进行有关文化的介绍,如“年”的来历,“吃粽子”的来历等,让学生在活动后说或写一下经历感受等。只有把这种活动做成一个体系,才不会流于表面热闹而实际上学生收获并不大。比如春节,不单单是包饺子,还有相关的一系列活动:给孩子压岁钱,拜年,放鞭炮,帖对联,走亲访友,逛庙会等等,而其中隐含的中国文化中的“回家团聚”“孝”文化等都是值得讨论的。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年龄,汉语水平,文化层次和接受能力等,进行有效教学。笔者在美国带课的中文学校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华人二代,人们常称的“ABC”,听力和口语尚可,大多都有回过中国的经历。在讲到春节时,我曾引用当代中国新出现的一个词“春运”,学生们不明就里。这个词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或说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一个词,常常见著于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是一个热点词,也是一个与中国人当代生活密切相联的一个词,介绍给学生,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生活。

2. 2. 4 在娱乐中体会文化。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教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对外汉语教学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多媒体的运用,电影、电视、歌曲等,使人们拥有了更多学习语言的方法。上世纪90年代风靡美国的美国电视剧《Friends》影响了许多国家的英语学习者,也让语言的学习不那么枯燥。大家在学习地道美式英语的过程中,也同时学习到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文化追求。对外汉语的学习,也可以有意识地采取这种方法,给学生介绍优秀的国产片,在娱乐的同时体会到中国文化。优美的歌曲 TV 人人喜闻乐见,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学习语言的途径。教师可以在让学生看后讨论,自己进行点评。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口语,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中国文化的部分讲解得更加透彻。

3. 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统一的,在实际的对外汉语教学中,你是不能把二者分开的。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努力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中国政府,已在全球 70 多个国家设有孔子学院。但问题是,学了语言,是不是自然而然就能理解文化。这和对语言的学习程度和掌握程度有关。对于像孔子学院这样设在国外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不能满足于单纯地以汉语教学为主,也应努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方面是语言本身的需要和规律,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当然,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本身就蕴含着隽永智慧的缘故。语言对文化的影响的确有潜移默化的功能,甚或可以影响人的思维。但毕竟文化与一个国家的历史相关,特别是中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和文化遗产都很丰富,所以对一个优秀的对外汉语老师来说,做到在日常教学中渗入文化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参考文献]

- 本尼迪克特. 1987. 文化模式[M]. 张燕, 傅铿,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41.
- 博厄斯 (Franz Boas). 2005. 种族、语言和文化[M]. 转引自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0.
- 冯彩燕. 2009. 汉英颜色词“黄”与“Yellow”的文化内涵比较[J].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 108-109.
- 胡秋香. 2007. 浅谈语言与文化的相互渗透——以“汤”里的日本文化和“鱼文化”里的日语为例[J]. 东南传播 (9): 85-86.
- 高儒倩. 2012.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第二语言词语教学策略——以建立第二语言思维为目的的二语词汇教学[J]. 人口·社会·法制研究: 405-409.
- 帕默尔 (L. R. Palmer). 1983. 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39.
- 萨丕尔 (Edward Sapir). 1985. 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86.
- 吴潜龙. 2007. 从“澳大利亚英语”看语言与文化的关系[J]. 中国外语 (1): 75-79.
- 曾玲. 2011. 对萨皮尔-沃尔夫假说的检测及其启示[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 151-152.
- Lenneberg Eric. 1967.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M]. New York: Wiley and Sons.

- Penfield Wilder, Roberts Lamar. 1959. Speech and brain mechanisms[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aughnessy Edward L, 2000. China: Empire and Civiliz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orf B. 195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edited by j. Carroll[M]. New York: MIT 252.

Language and culture:

Which one should be taught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Ren Jiehui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Yong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China. 402160)

Key wor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20th ACPSS conference

Abstract: Starting from a dispute happened in the 20th ACPSS confer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demonstrates why language and culture should be unified and how to unified. The article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method of cultural introduction. It should be accord to the level and the demand of teaching objects. Specifically, culture background knowledge must be integrated into language teaching, understand culture is in the classic book, feeling culture is in traditional activities, experiencing culture is in entertainment culture. For a good Chinese teacher for foreigners, teaching culture in the daily teaching is a very wonderful work.

作者简介: 任杰慧, 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现为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文化人类学, 科技文化传播。E-mail: renjiehuil2@126.com, 手机: 13552859551。